

序与跋

大地的歌者

陈江远

前些时日，同伟兄与我讲要出一本诗集《乡思》，并嘱我写序。

在写诗方面，同伟兄起步早，功底深，成就大。至今他已在报纸、刊物发表四千余首（组），发表在《星星》《诗选刊》《少年文艺》《时代

文学》《火花》《中华文学》《读者》《农民日报》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等国内外1200余家报刊，已出版诗集、散文诗集20余部，作品入选《中国诗歌年选》《中国散文诗年选》等90余种选本。

同伟兄与我都爱好诗歌，

且都曾师从前辈于书恒先生。我俩交往三十余年，我一直钦服于他的眼界与视野，也是他诗歌的追随者。关于《乡思》这本诗集，我想从同伟兄的思想内涵、人格魅力、作品艺术三方面剖析解读，以不辜负他的嘱托和读者的期望。

书斋夜话

野菜长在“文学”里

渔父

野菜，长在春天里。吃野菜，往往只有一个季节或某个节气；而想念野菜，记录生活，却蔓延在一年四季或一生回忆中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可以说野菜长在“文学”里。

再读《诗经》，粗略统计，一共提到几十种可供人们食用的野菜。其中，大家熟悉的诗句有——“采采卷耳，不盈顷筐”等。除了《诗经》，古往今来许多名人写过野菜。

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云：“时绕麦田求野荠，强为僧舍煮山羹。”白居易还写过：“贫厨何所有，炊稻烹秋葵。红粒香复软，绿英滑且肥。”白居易在一首《放鱼》诗里还写道：“晓日提竹篮，家僮买春蔬。青青芹蕨下，叠卧双白鱼。”

诗圣杜甫最爱马齿苋。他在《园官送菜》中表达了对马齿苋的喜爱：“苦苣刺如针，马齿叶亦繁。青青佳蔬色，埋没在中园。”

贺知章的《答朝士》诗：“银缕银盘盛蛤蜊，镜湖莼菜乱如丝。”

北宋大文豪苏轼喜欢荠菜，他在给朋友的书信中写道：“君若知其味，则陆八珍皆可鄙厌也。”他还写过：“蒹蒿满地芦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时。”

清代郑板桥也曾作画题诗：“三春荠菜饶有味，九熟樱桃最有名。”

野菜曾经是苍生保命的低级需求。人类由狩猎时代演进至农耕时代，相当长时间内肉食供应不足，蛋白质摄入量低。农业社会中，百姓多以糠麸、野菜为食，难有强健体魄，不免面黄肌瘦。人类社会几千年，遇到天灾人祸及兵荒马乱的年代，野菜都是救命保命的希望。

野菜也是百姓养生的高档时尚。且不说当下高档宾馆和酒店，也会用应季的野菜做成珍贵的菜肴或面食，民间吃野菜，更是趋之若鹜。现代社会，人们吃腻了鸡鸭鱼肉，又倒过头来追寻野菜，但求一个营养均衡，自然是满

面红光且身心健康。

我生活在海岛，渔民除了擅长吃各种海菜，山上的各种野菜自然也不会放过。贫穷时是不得不吃，富裕后是满山挖宝。单单是一个叫“山里会”的野菜，紧俏时能卖到二三百元一斤的价格，用这种野菜包的八蛸包子，岛里人一提它就流口水。

更有趣的是，写野菜甚至比吃野菜还要有滋味。我有着坚持二十多年的剪报习惯，从纸质剪报到电子文档，累积有56个学科或门类。不完全统计，剪报中收藏的烟台当地作家写野菜的散文也有50多篇。我大多数是读过但没有见过或吃过，因此，我认知的野菜，更多是长在“文学”里。

不同的野菜，对应不同的人生况味，即便是同一种野菜，对于不同生活经历和境遇的人，他体味的也是不同心境。吃的是野菜，品的是人生。

近两年蓬勃生长的“新大众文艺”，恰如从泥土里刚采撷的野菜，带着原生的地气与清露。而在我心中，极像那株“野菜”的人，是一位叫北芳的栖霞女子。

数年前参加一场文化讲座，有人指着角落里的一个普通女子说：“那人叫北芳，写了二十多年，至今仍在村里种地。”她真的普通得像田埂边一株不起眼的苦菜，安静地长在乡野的春光里。直到读了她的文字，我才懂得，什么是“长在文学里的野菜”。

她扎根乡土、与泥土为伴，以农人的脚步丈量土地，以作家的笔触记录烟火：写二十四节气轮回，写人间草木枯荣，写稼穡果蔬真趣，写乡邻悲欢、农具的温度与农活里的酸甜苦辣。她的文字不事雕琢，却满含泥土的温润与晨露的清透。

我曾问她，深耕乡村写作多年，最想写的是什么？她想了想说：“是一棵苦菜怎么熬过冬天的。”真正长在文学里的“野菜”，从来都在泥土里蓄力，与春天一同，向阳而生。

一

诗集共分故土深情、父母恩情、田园风情、乡风民情、红色抒情五辑，计290余首。作者以故土家乡为底色，以敬仰的姿态，以饱蘸真诚与感动的笔墨，绘就一幅幅绚丽多姿的感人画面，令人感佩。

第一辑故土深情中《故乡的炊烟》一诗，作者将“炊烟”比喻成“植物、狂草、信号、图腾”，这是炊烟一刹那在作者心中的图景，也是一生的景仰。“一种图腾/袅袅在游子心中/缭绕着想象/景仰了一生”，作者四节情感自由流淌式的写意，让炊烟绽放又温润，字字叩击读者的心。

诗贵出新。如《糖葫芦》：“喧嚣的街头/站着卖

糖葫芦的老汉/他身边的一树红梅/闪亮着笑靥”。再如《小推车》：“车轮是巨大的唱片，把苍桑的历史播放”。“一树红梅”“巨大唱片”，都让我眼前一亮！同伟兄总是这样出其不意。这就是细节，此句的呈现，激活全诗。记得铁流先生曾说过，作家必须深入生活，以自己独特的感受，写出每一个细节。

“老屋虽然窄巴/却能温暖贫寒的日子/老屋是我的根/故乡的胎记”(《老屋》)；“早晨碾出太阳/晚上碾出月亮”(《小推车》)；“河滩上照蟹子/池塘边听蛙声/为黄牛添料/为母猪接生”(《爷爷的马灯》)；“每当乡亲需要时/便张开大口敞开肚皮/软硬都能吃”(《蛇

皮袋子》)；“圆圆的脸庞/如葵花的模样/开放在乡亲的头顶”(《草帽》)；“圆圆的腰身/尖尖的头顶……这是季节的诗眼”(《粮囤》)；“清晨麻雀的叫声/似热锅的爆豆/炸开小锅的寂静……如同我那些进城打工的姐妹兄弟”(《城市的麻雀》)……如此鲜活、灵动、闪亮的诗句，是对故土深情的眷恋、萦绕不散的乡思与作者思绪撞击的结晶。

同伟兄是一位优秀的基层公务员，多年来，他在把工作做得风生水起的同时，一直坚持业余文学创作。诗于他而言，好像一枚减压阀或情感突破口，闪耀着他与深爱的故土、与火热生活不可抑制的诗的火焰。

二

第二辑父母恩情，共16首。作者以温暖细腻的笔触，描写出乡下父亲母亲的生活日常，写了“春天里的父亲”“父亲与庄稼”“母亲织的围脖”“母亲直唤我的乳名”等。作者曾与父母长期分居两地，看望父母，只能在节假日匆匆停留。“每每回家/母亲总是直唤我的乳名”“掐着指头数着日子/翘首盼着小辈们的归期”“她戴上花镜端坐炕头/燕剪灵巧翻飞在手指”，诗句朴素真挚、娓娓道来，一位年迈慈祥的乡下母亲形象呼之欲出。

第三、四辑田园风情、乡风民情，共计130多首。喷发着作者对家乡父老乡亲、山川河流、原野风物、花鸟草木的无限炽爱。

“张开鹅黄小嘴/咬碎

残冬/举起金色酒盅/为春接风”(《迎春花开》)；“暖阳的热情/感化积雪顽冰/汨汨的泪水/融入春的背景”“雪水从山岩滴落/嘀嗒嘀嗒地敲/拍出大自然的电报”(《冰雪消融》)；“下凡的仙女/丝丝缕缕银针银线/在复苏的大地上绣出/花红柳绿的春天”(《春雨》)，“一群群春娃/打坐在枝桠/小嘴噙着露水珠/笑脸粉嘟嘟”(《花苞》)。这是一组描写植物及物象的诗句，这样饱满、灵动、形象且富有张力的短句，俯拾皆是。同伟兄的诗没有晦涩高深，更忌故弄玄虚，读者阅读轻松自在。一首小诗雅致、鲜活，像一幅水彩画，印在读者的大脑。

“他把产业无偿捐出/

变成村里的合作社/每位村民都分得了股/他要让父老乡亲/共饮发展的甘露”(《新型农民》)，“年底还能领取大红包/小日子如同逢雨的春苗/蹭蹭地窜高”(《一个都不能少》)，“巡查完疏河现场/接着来到架桥工地/趁着中午打盹的时间/将生态旅游规划构思”(《第一书记的一天》)。作者还写到筑路工、公路保洁员，写到高速公路服务区，乡村里的踩高跷、闹元宵、贴春联等，都是作者深爱着的故土及在回家路上的所见所思，这些极普通的场景，激发作者的无限遐思与感慨，涌聚笔端，精酿成诗。没有对故乡的大爱，对父老乡亲的深厚感情，一定写不出这样平和又出彩的诗句。

三

第五辑红色抒情。看到这个题目，我忽然想到2019年秋天，芝罘区诗歌学会进驻芝罘区东山街道辛庄社区时，第一时间就组织会员参观了设在二楼的“同乐连环画展览”(同乐是同伟兄笔名)，几十米长的展柜摆满各种连环画小人书，花花绿绿五百余册，这种极为特别又接地气的爱国主义教育形式，我第一次见到。后来，辛庄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及相关社会团体、学生等相

继参观学习，成为我市唯一的“连环画爱国主义教育阵地”。再后来，我知道同伟兄收藏的连环画小人书达一万多册，这项爱国主义教育项目，是他与辛庄社区共同策划而成。

同伟兄还把诗歌创作延展到各种大型诗画舞蹈、朗诵会等，积极推送本地诗人的作品，歌颂美好生活，这在全区乃至全市当属首创。他牵头出版《托起明天的太阳》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等多

部社区新生活诗集，可以说，他不仅是大地的歌者，也是社区文化的旗手。

我不能不说，正是同伟兄的大情怀和大境界，他的责任和担当，才成就了他的诗，真可谓“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”。

这本诗集明快灵动、清新质朴，每一首诗，都如一股欢快清澈的山泉，滋润读者心田。愿同伟兄勇毅并快乐着他的诗歌创作，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！